



世界科幻大师
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

飞城

CITIES IN FLIGHT

James Blish

【美】詹姆斯·布利什 著 崔正男 丁海霞 译

下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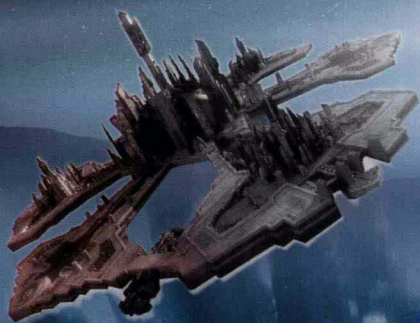


100

1000

[illegible]

100



飞城^下

CITIES IN FLIGHT

James Blish

【美】詹姆斯·布利什 著 崔正男 丁海霞 译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They Shall Have Stars(Year 2018!) © 1952, 1954, 1957; Renewed by James Blish Estate, 1985

A Life for the Stars © 1962 Renewed by James Blish Estate, 1990

Earthman Come Home © 1953, 1955, Renewed by James Blish Estate, 1982

The Triumph of Time © 1958 Renewed by James Blish Estate, 1986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ATHER CHALCROFT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9 SCIENCE FICTION WORL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 城/[美]布利什 著; 崔正男 丁海霞 译.

- 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9.4

(世界科幻大师丛书)

ISBN 978-7-5364-6804-7

I. 飞… II. ①布… ②崔… ③丁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28756号

图进字21-2005-78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
飞 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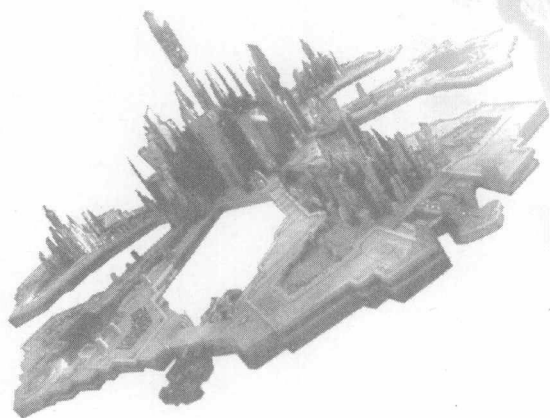
著 者 [美]詹姆斯·布利什
译 者 崔正男 丁海霞
主 编 姚海军
责任编辑 宋 齐 屈 畅
封面设计 徐 杰
版面设计 徐 杰
责任出版 邓一羽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610031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
印 张 21.875
字 数 460千
插 页 2
印 刷 四川金星彩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09年4月成都第一版
印 次 2009年4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套 价 46.00元(上、下册)

ISBN 978-7-5364-6804-7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■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目录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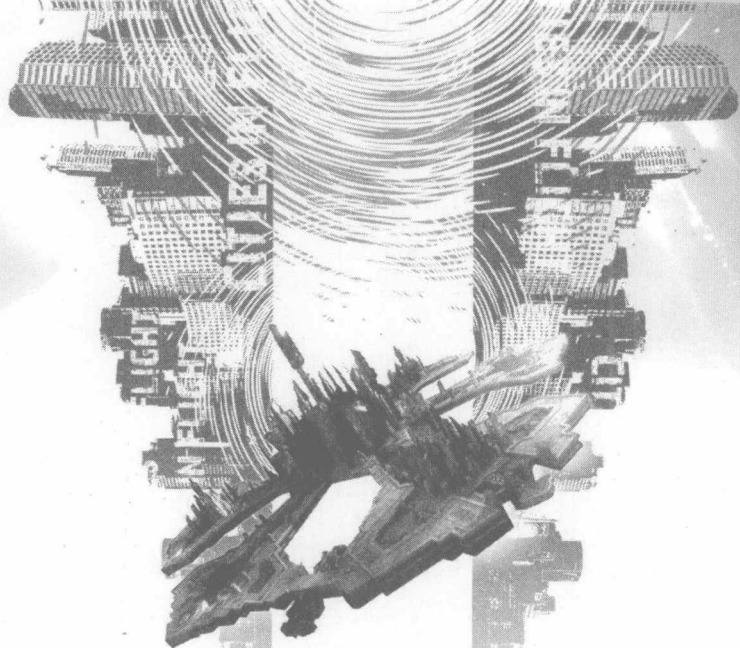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部
他们将拥有星辰 *P*₀₀₁

第二部
流浪星海 *P*₁₄₅

第三部
地球人，我们回家 *P*₂₇₁

第四部
在时空的尽头凯旋 *P*₅₅₁



第三部

地球人，我们回家

飞城
CITIES IN FLIGHT

序 言

人类的星际飞行始于西方文明的衰落期，起初被作为一项军事项目来研究。莫里斯引擎的发明使早期人类探险者的足迹到达了木星；重力的秘密在2018年木星探索计划中被最终揭示——虽然早在几个世纪前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构想——从此莫里斯引擎寿终正寝。等探索计划完成之时，地球上的西方文明已走到了崩溃的前夜。人们通过遥控设备，在木星表面建起一座宏大的陆桥，这是人类工程史上最浩大的项目，它让人类可以近距离直观地测量木星磁场，除此之外，它毫无用处。它的测量结果最终证明了布莱克特—狄拉克方程的可靠。这个方程最早提出于1948年，揭示出任何物体本身磁场、重力与自转之间的关系。

到此时为止，布莱克特—狄拉克假定还只是纸面上的理论，或者说是数学家的游戏。突然，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，数学与物理假设碰撞出灿烂的火花。经过对单个电子自旋的千万次样本分析以及小范围的讨论研究，狄龙—沃格纳极性气体放电引擎——它马上得到了一个形象的绰号“陀螺转”——仿佛在一夜之间问世了。人类梦寐以求的速度、大气屏障以及反重力设施通过一个方程—— $G=2(PC/BU)^2$ ——全部实现。

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数学理论，从中可以反映出个性迥异的社会结构。这条发源于古波斯祆教代数的数学理论，在西方人的手中发扬光大，拉开了星际大殖民时代的序幕，造就了无数秉承

西方自由冒险传统的星际流浪城市。在最初的研究中,方程的基础在于C的恒定值,光速仍不可超越。于是,在陀螺转引擎应用的头五十年中,西方人驾着亚光速飞船走遍了太阳系周围的星团,建立了无数殖民地;那时,他们还没意识到自己颤抖的手中,究竟掌握了怎样可怕的武器。从本质上讲,西方人未曾想到,陀螺转力场可以将一切东西从地面升起,包裹得严严实实,然后将其以超光速发射出去。

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,星际飞行这个概念,从理论探讨到现实操作,几乎被完全禁止。地球上诞生了新的主导文明,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体系,历史学家称其为大官僚政府。新的领袖们不认同前人的作为。在他们看来,星际飞行代表了典型的西方思想,整个构想基于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野心勃勃的冒险精神。苏联人对此深恶痛绝,甚至不允许他们的小说家提到类似的事物。随着大批西方的人口、资源飞向太空,苏联人迅速占领了整个地球,将全世界牢牢地攥在手里。他们感到西方已被完全击垮,旷日持久的争斗彻底结束,他们得意非凡。

这就是大官僚政府的由来和他们统治地球的方式。他们仿佛吝啬的守财奴,把所有财产都牢牢攥在手里,一点也不肯松开。苏联征服西方时,没有动用一点军事力量,到2015年——史学界普遍认为在这一年,西方文明的末日来临了,本来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征服,会在一夜之间毁灭地球的人口和文明——经历了几十年对峙,西方早已不战而败。很多有识之士预见到了这点,却无力阻止。

为防止星际飞行死灰复燃,新的政府进一步加强了思想管制,连物理学家的正常研究都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和审查。在弹道学等天文相关学科内,思想警察无处不在,他们会把一切相关研究扼杀在襁褓中——这些研究在他们口中,被称为“反地球活动”。

但是，这些思想警察无法涉足“国家机密”的核物理研究，因为新政府的统治根基，正是建立在核力量的基础之上。其实最初的布莱克特方程，就基于对电子磁距的观测。新政府废止了陀螺转引擎的研究和制造——绝不能让自己的人民如此轻易地逃出地球——但思想警察们从来不曾被告知，星际飞行理论的根基，正是在所谓的“国家机密”之中。后来，在钽业托拉斯集团的核物理实验室中，陀螺转引擎无意间再次问世。

这个发现敲响了大官僚政府的丧钟，在先进核技术推动下，重新发明的陀螺转引擎更胜以往。太空飞船的风帆重新回到地球人手中。最初，人们很谨慎地只把陀螺转引擎装在新建造的飞船上；后来，另一个时代开始了——这次进步快得不可思议——星际探索时代向人类走来。摇摇欲坠的旧势力在垂死挣扎，但人类前进的脚步无可阻挡。人们很快发现，狭小的飞船对功能强大的引擎而言，简直是荒唐的浪费。穿越星海的载人飞船没必要那么窄小局促，非要做出飞船的模样，船头船尾一应俱全。人类已经征服了重力，再也不必专门为了宇宙航行而设计样式独特的飞船。不管是多大、多奇形怪状的东西，都可以升到空中，飞离地球，跨越无限的空间。如有必要，整个城市都可以拔地而起。

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发展。工厂先飞了起来，他们在地球上空随意迁徙，从一座矿山到另一座矿山，然后飞向太空。大迁徙时代开始了。这一浪潮无人能挡，因为在最初，政府为了挽救经济，甚至还对此大加支持。这些飞行工厂把火星建成了太阳系中的匹兹堡^①，陀螺转引擎载着采矿和精炼设备飞到那里，为地球带回宝贵的钢铁资源。而匹兹堡这座城市本身，早已耗尽了资源，沦为堆满矿渣的垃圾场。钢铁托拉斯集团一夜暴富，后人纷纷效仿。铝业托拉斯、锗业托拉斯、钽业托拉斯等等，都把自己的矿厂送上太

^①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城市，是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。

空,寻找矿藏。

但是,钍业托拉斯的八号工厂一去不回。此时,反对地球政府的革命终于爆发。第一批流浪城市义无反顾地飞出太阳系,寻找几百年前西方文明衰落时前人建立的太空殖民地,想在那里寻找谋生的机会。在这些城市中,新的文明诞生了;当他们已遍及银河的角落、事态不可逆转之时,大官僚政府在无可奈何之下,兑现了当年虚伪的诺言:“当人民准备好决定自己的命运时,政府便退出历史舞台。”被他们统治了几百年之久的地球,此时已元气大伤,几乎沦为一片废弃的荒漠。而那些流浪于太空的城市——或者叫移民工厂、流浪民、移民城市——则成为了地球文明的传承者。

陀螺转引擎是飞行城市的根基,但倘若没有其他几个重要发明,这种文明形式也不可能长久。其中之一是不死药的发明。早在木星陆桥的工程师们证明布莱克特方程时,对人类“自然”死亡的征服也大功告成。二者共同作用,才造就了如今的飞城文明。要知道,即使陀螺转引擎可以让一艘飞船——或一座城市——以远超光速的速度穿越星空,但星际旅行的漫长仍然无可忍受。我们的银河广袤无边,一次飞行或许会耗尽一个人一生的时间。

但死亡已经拜伏在不死药的脚下,从此“一生”这个概念有了全新的含义。

另一个因素是经济:锺已经成为银河经济中的一般等价物。在飞向星海之前,这种金属在地球经济中已经具备了非常重要的地位,但由于储量过于稀少,价值非常高昂。广袤的银河得到开发以后,锺的产量大大增加,价值已经降到可接受的程度,所以便成功地充当了星际贸易中一般等价物的角色。在流浪民的眼中,只有锺才是财富的象征。

大官僚政府虽然垮台了,但它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完全崩溃。地球法律经过许多变迁,仍然延续了下来,也并非完全对流浪民不

利。移民城市发现许多殖民地拒绝他们降落。有的殖民地虽然允许降落，但对他们百般歧视，大加盘剥。城市们奋起反击，但这些城市都不是高效的战争机器。西方文明的标志是蒸汽机而不是坦克，西方人的后裔更愿意充当技工，而非士兵。如果争斗双方同出此源，打起仗来都会感到得不偿失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。把陀螺转引擎装在一艘狭小的太空船上，显然是浪费，而专门建造一艘如城市般巨大的战舰，显然更不值得——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于是地球警察介入其中，把捣乱的城市镇压下来；同时，他们也明白城市存在的意义，所以也制订了相关法律，维护城市的利益。

地球便这样维护着银河的秩序，但他们从未建立起稳固而高效的统治。银河中有无数偏远的角落，在那里地球只是遥远的传说，只是千万光年之外虚无缥缈的神话，或者是故纸堆里的历史遗迹。有些人还清楚地记得过去维甘人的残暴统治，但已经忘记了——有些人从来就不知道——是那颗小小星球上的人挺身而出，打败了那些可怕的恶魔。

地球如今已变成花园般的星球，只剩下一座像样的城市，银河系沉睡的国会坐落其中。匹兹堡的山谷中鲜花盛开，五彩斑斓的蝴蝶和蜜蜂尽情嬉戏。旧时的官僚们跋涉星海回到地球，等待生命的终结。

除了他们，没有人会回来。

——阿科利夫·莫奈《银河》

选自《五大文明写真》

第一章 乌托邦

每当约翰·艾玛菲踏上那条狭窄且磨损不堪的花岗岩楼梯，抚摸沙砾粗糙的栏杆时，他的脑海中总是闪过一丝疑虑。这是一个困扰他多年的词汇问题，就像一首法国小号独奏曲中一个变音的华彩。虽然这种困扰已经极少出现，但毕竟还是个麻烦。

这次他发现自己又面临如此困境，眼前这座建筑该如何命名？是钟楼，还是舰桥？

当然，这纯粹只是个语义学上的问题，而且大家也都明白，答案见仁见智。楼梯沿市政厅的钟楼盘旋而上，这个城市本身是一座超大的宇宙飞船，而它的指挥中心设置于此。几百年来，艾玛菲习惯于坐在这里，操纵庞大的城市穿越茫茫星海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这里可以被称为舰桥。但这艘飞船同时又是一座城市，一座拥有监狱和体育场、林荫小径中家猫徘徊的城市，钟楼里甚至还有一个钟，虽然钟舌已经没了。城市的名字依然是纽约，缩写还是N. Y.，但模样已经和老地图有了不少差别；飞越星海的纽约，其实只是曼哈顿岛，或者叫纽约一区。

艾玛菲踏过陈旧的花岗岩楼梯，没有一丝迟疑，尽管心中还在反复思量。在城市飞起的最初几年，这类困惑曾在他心头萦绕不休。在星际飞行中，很多事物或地点虽然保持旧时外观，但实际功能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，如何对待这些东西，实在让人苦恼。比如这座市政厅，它的外观跟1850年时一模一样，但实际功能却变成宇

宙飞船的舰桥,这样的东西,不管怎么称呼,都无法确切表达出相互矛盾的内涵。

艾玛菲抬头看去。星空闪烁,如同1850年某个晴朗的夜晚。包裹城市的陀螺转防护屏本身是透明的,但可以使入射光线产生偏振,所以夜空中的星光显得模糊闪烁,亮度至少降低了三个星等。除了一点微弱的陀螺转引擎噪声——这点噪声比起城市起飞之前,充斥着大街小巷的交通噪声而言,简直微不足道——在这样静谥的夜晚,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正在跨越星际间茫茫的虚空,他们是候鸟中的候鸟,移民中的移民。

艾玛菲尽可以记起从前的日子,那时他已是纽约的市长——虽然刚刚上任不久——城市之父们决定,起飞的日子到了。那是3111年,而地球上其他的主要城市,早在几十年前就统统飞走了;那时的艾玛菲刚刚117岁。他的第一任城市经理是一个叫迪福特的小伙子,那小伙子也来自地球老家,对星际飞行中身边事物的改变同样感到不可思议——不过,迪福特在3300年左右被城市之父处决,那时城市正跟一个叫“新纪元”的星球做交易,迪福特却自作主张越权行动,严重违背了双方的协议。这不但导致了他本人生命的终结,也给整个城市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,给城市的信誉记录添上了一个极大的污点,至今地球警察仍念念不忘。

新任城市经理是一位不到400岁的年轻人,名叫马克·汉兹莱顿。他跟迪福特的行事风格如出一辙,所以从来没得到城市之父的好感,但他生于纽约城起飞之后,看待周围的一切都理所当然,从来不会产生前人一样的困惑。艾玛菲觉得,他自己是这座城市中硕果仅存的老顽固,脑袋里还残存着过往的思维方式,身上还保留着过往的生活习惯。

就眼前而言,艾玛菲仍把市政厅作为城市的首脑机构,多少也说明了他的旧式思维。市政厅是纽约城中最古老的建筑,所以站

在其中，很难看到外面多少景物。它太矮了，已经淹没在周围更年轻的建筑群中。艾玛菲不在乎。身处钟楼之中——或者叫舰桥，如果非得这么叫的话——他从不会四处张望，只是仰头望天，头努力向后仰起，靠在粗短强壮的脖子上。他不必多看炮台公园^①周围的房子，那些建筑早已印入他的脑海。

头顶正上方是一颗陌生的恒星，周围是朦胧而星光点缀的暗夜。这颗恒星已经很近，周围显出一圈模糊的光晕，而且越来越大，渐渐有了太阳的模样。在他仰望星空时，手中的麦克风发出一阵阵间歇的鸣叫。

“我看得差不多了，”艾玛菲说道，意犹未尽地低下光秃秃的脑袋，靠近话筒，“这是一颗G等恒星，或者接近G等，天文台的杰克说，它有两颗类地行星。资料显示，这两颗行星都有人类居住。凡是有人的地方，就有工作。”

听筒在他耳边噼里啪啦地叫了一阵，每个音节都急促而嘈杂，语气却不那么肯定。艾玛菲不耐烦地听着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都是政治。”

他的语气仿佛是闲聊时的一句咒骂。听筒那头沉默了；艾玛菲把话筒挂上，脚步沉重地走下古老的石阶，离开了钟楼（或舰桥）。

汉兹莱顿正在市长办公室里替他处理一些文案，修长的手指在桌面上敲打出清晰的鼓点。现任城市经理是一个高挑纤瘦、懒洋洋的人，他正随意地靠在市长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。当然，汉兹莱顿其实具有异乎常人的耐心和责任心，如果可以称他为懒散的话，艾玛菲宁愿称汉兹莱顿为全城最懒散的人。

至于城市之外是否有人更“懒散”，艾玛菲就不甚在意了。对

^①曼哈顿岛南端的公园，位于纽约东南部的纽约湾北端。1808年为保护港口而建，早期荷兰和英国的防御工事及克林顿城堡就在此地。

城市而言,外界的东西多半都无关紧要。

汉兹莱顿说:“情况还好吗?”

“还不错,”艾玛菲咕哝着回答,“一颗很不错的黄矮星,状态很稳定。”

“这样啊,”汉兹莱顿咧嘴笑了笑,“我一直想不通,为什么我们路线附近的每颗恒星,你都得亲眼看看。办公室里有很多显示屏,城市之父那里又有全部的资料。在我们肉眼看到那颗恒星之前,其实已经对它了如指掌。”

“我喜欢亲眼看看,”艾玛菲说,“我在这里做了五百年市长,可不是白混的。要是有哪颗恒星没有亲眼看见,我心里总是不踏实。现在我看明白了。单纯肉眼看到的景象其实不值一提——我是在用心去感觉。”

“无稽之谈,”汉兹莱顿干脆地说,却不带有斥责的意思,“那你现在感觉如何?”

“那是一颗很好的太阳,我喜欢。我们这次要着陆了。”

“好吧,我跟你说过目前的形势吗?”

“我知道,我知道。”艾玛菲说。他捏起粗重的嗓子,模仿城市之父那种过分精致而且神经质的语音,俨然就是一个夸张版的城市之父,“‘这里的政—治环境很—麻烦。’不过我们的食物补给更麻烦。”

“哦?有那么严重么?”

“现在还不严重。可要是我们这次不着陆的话,很快就会变得严重了。培养槽里的球藻又发生了一点变异,我想大概是路过天龙座 Σ 星辐射区时出的毛病。大约每英亩出现了两千二百千克的变异,主要是油脂增生。”

“听起来没什么大碍。”

“眼下还可以,但情况在一点点变坏,变质的速度正在加快。”